

陈舜俞：人生莫作等闲别

——上海两千年人物考(十四·上)



本报记者 郭泉真

陆游流泪感叹苏轼一生“最哀”的祭文，是写给陈舜俞的。

陆游写出“死去元知万事空”。苏轼写出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。陆游还是“僵卧孤村”也“不自哀”的人。但苏对陈，让陆“破防”。

今天的上海，陆家嘴与陆游有关，徐家汇与徐光启有关。而枫泾——金山区枫泾镇，已以地名纪念这位北宋前贤陈舜俞，一代代久久传颂了。

他无疑是站在千年科举最顶端、最会考试的人之一：他中进士后再考上的“制科”，被视为“科举中的科举”，下一届成功者是苏轼。

他也恰巧与白居易一样，都在历经磨难后偶然听闻席间一位歌女身世浮沉，于是作诗长叹彼此人生。

但相比白居易的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，陈舜俞写的核心立意句是“人生莫作等闲别”。

上海，是他一再的心安地、思想的核爆点、最后的作别处。也因为他，一连串闪耀于中华文化璀璨星空的历史人物名字，环绕着上海次第展开了……

一、范仲淹

1. 滕子京

“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”的公元1044年，19岁的陈舜俞似应在滕子京之前在湖州建的新州学就读。

“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废具兴”——范仲淹写就《岳阳楼记》的庆历“六年九月”，21岁陈舜俞正从大喜走向大悲。

大喜的是，人生得意，金榜题名。他这年三月高中进士后，又在冗官严重中依然获得差遣，出任“天台从事”——似台州军事推官，是否是台州分管军事政务的副秘书长？

要知道就在四月，大臣张方平还说：哪怕全国只以1万名官员待岗计算，也可能“五六年间未成一任”，“恐数年间官滥不胜其弊”。

大悲的是，似年底前，陈舜俞特地从老家湖州接来颐养天年的父亲，不幸在官邸离世。

这和陈舜俞的直接打击是离职——要守丧三年头再复出，还得重新排队等新岗位。

心底的打击是意难平。上一年十月陈舜俞成功通过乡试，进京赶考进士。父亲欢喜之情溢于言表，送行酒罢，不忍分别，迎着“霜风切骨”同行二三百里送他到苏州枫桥。陈舜俞“拜起欲去”，老父亲谆谆叮咛，“携手泫然双泪珠”。

《示诸弟》一诗中，陈舜俞悲恸地写过：“吾家崛起蓬蒿间，先君为学良苦艰。典衣买书教我读，平生贫窶（贫寒）不此慙（吝嗇）。岁晚才沾寸禄养，天祸无何颠泰山。”

一生贫窶的父亲典当衣服买书教他，好不容易现在可以享点福了，却祸从天降。

这不是命运第一次对陈舜俞开玩笑。

2. 晏殊

陈舜俞出生前两年，宋仁宗朝首次科考，惊人地取士485人——前三朝最多的一年才127人。

陈舜俞出生第二年，晏殊罢相来到应天府书院（在今河南商丘），聘范仲淹为师兴学，开“五代以来”新风。后来的名相，此时24岁的富弼，就在此攻读。同年，仁宗朝第二次科举，再次惊人地取士1076人，得王尧臣、韩琦、文彦博、包拯、吴育等众多后来的名臣。

及至陈舜俞出生第九年，宋仁宗

又提高取士比例，变“十取其一”为“十取其二”。

可以说，陈舜俞生逢其时，遇上了自古少有的科举盛世东风。

然而，他13岁时，罢童子科——写出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的北宋名相晏殊，当初就是以神童登科的。

等到他16岁时，又取消考生提前上交平日诗文、露出真实姓名的“公卷”制，只凭一考定终身了。

然而他18岁时，又“翻烧饼”——“不弥封试卷”“先考其履行”，要露出姓名、要看平时了。

次年又出台不少考试新法，下年春天又骤然作废，而秋试已迫在眉睫。

之所以反复变化，正是宋仁宗当时用范仲淹等力推“庆历新政”，朝堂较量的一种体现。范仲淹上十条国策，第三条就是革贡举。

好在，陈舜俞很厉害。而且，他的老师很厉害。

3. 胡瑗

有句话是“北宋四真常在，宋不亡”。“四真”出自毛泽东生前最后要看的书《容斋随笔》：真宰相富弼，真翰林学士欧阳修，真御史包拯，真先生胡瑗。

陈舜俞15岁那年，时任湖州太守滕子京建新州学，聘胡瑗为师。虽然很快八月胡瑗就被范仲淹辟为推官，去了边境，但三年后回到了湖州教学——实在太会教了，次年有关部门就奏请“下湖州，取先生之法”，用于国家最高学府：太学。

后来胡瑗也任职太学，于是“四方之士归之”，结果校舍都不够用了，要在一旁扩建。

许多年后，宋神宗问：“胡瑗与王安石孰优？”
回答是：“臣闻圣人之道，有体、有用、有文……（臣师胡瑗）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，夙夜勤瘁二十余年，专切学校，始于苏、湖，终于太学，出其门者，无虑数千余人。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，以为政教之本，皆臣师之功，非安石比也。”

“二程”中的程颐对胡瑗礼敬有加。写《爱莲说》的周敦颐“非‘安定先生（人们对胡瑗的尊称）’不称”，并感叹说：“凡从安定先生学者，其醇厚和易之气，一望可知。”同样的话史料中还有一句：“礼部所得士，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……人遇之，虽不识，皆知为先生弟子也。”

其中，陈舜俞更是“以名称于辈流间”——赢得了同辈的赞扬、在同辈间出了名的佼佼者。

然而吊诡的是，他生逢大举取士之帝，又是安定先生“高弟”，且遇庆历新政之年，是新政之际第一批“黄埔军校生”，却最终成了堪称仅有的——一届。

陈舜俞积极备考那两三年，正是庆历新政昙花一现的两三年。新政被视为北宋乃至整个宋代一次历史窗口期，陈舜俞却在顺利考中进士、站上历史舞台、正要一展身手之时，猝然面对丧父离职，加上新政彻底失败，失去了时代的托举，走向了艰难的一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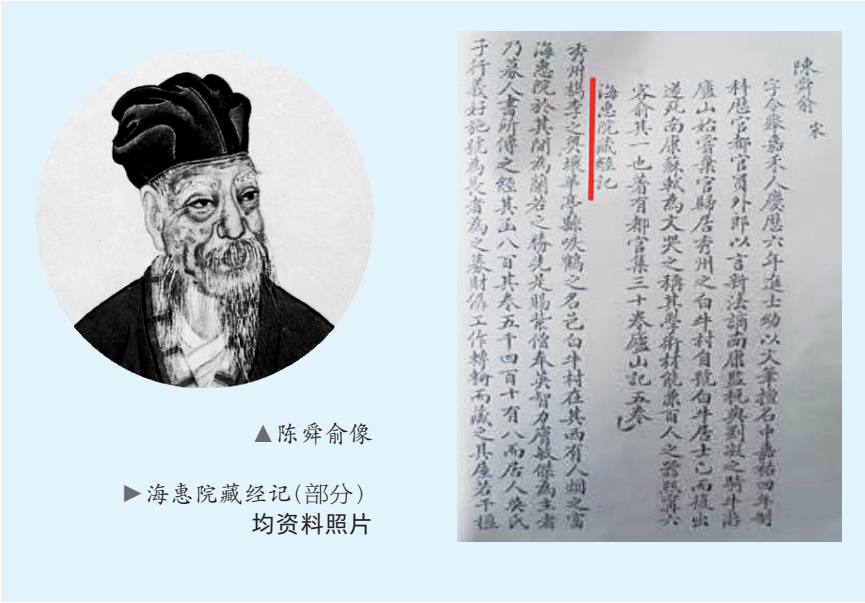
曾被命运击中，却没最终闭环。

某种意义上，他堪称胡瑗最坎坷的弟子。

却又是最终打动了苏轼的人。闽南话说：人生海海。罗曼·罗兰说：真正的英雄主义，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，依然热爱。历史也往往像一位无巧不成书的作家——就在陈舜俞从大喜走向大悲那年，面对新政彻底失败的范仲淹写下千古名句：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而另一位被贬的官员、后来是苏轼恩师的欧阳修，也自得“其乐”，写下“环滁皆山也”。

同样，正守丧的陈舜俞也并未沮丧消沉，而是以父亲之名向未来立了一个志。

为此他用了13年，走到了欧阳修面前。



二、欧阳修

4. 韩琦

先从韩琦说起。可能不太为人熟知，但他其实是与范仲淹一起纵马边疆的北宋大将、与范仲淹联手推动“庆历新政”的朝堂重臣。时人并称的是“韩范”，他排在范仲淹之前。

至今成谜：这位举足轻重的三朝大臣，究竟是怎么与陈舜俞相识，且深度关联一辈子的？

有一点蛛丝马迹：他曾一次参劾4位宰执，与陈舜俞后来举动的刚正之气，倒是相契。陈舜俞自己也说过，早年做韩琦门客时，被“待以国士之礼”。

但陈舜俞的人生确实不易。就在他似守丧期满要复出时，大臣张方平的报告显示：当时冗官依然严重到“大约三员守一阙”——三个人等一个空缺。包拯的数据也吻合：全国1万7千多人待选，“用吏不过五六千员”。

而此时24岁的陈舜俞，老母在堂，诸弟尚小，身为长兄正肩负家门众望，又在当年护送父亲之棺回老家后曾立下誓言：请求宗族乡里之人，等自己勉力“固树立”有所出息，有资格有能力请动“天下看重之人”为父亲写祭文，讲述先人教子之勤，争取朝廷追封之后，再下葬。

不少研究者谈到：久丧不葬，在宋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，甚至有逝者32年不下葬。史料也显示，就在陈舜俞丧父两年时，“积十二年未葬者，凡四百余丧”。

宋在这件事上的突变，与风水、厚葬观念有关。不过陈舜俞这么做，应主要为报答父亲。

他对父亲的感情，极深。他写过一首悲痛欲绝的《枫桥诗》，就作于似守丧结束北上赴京途中，路过3年前父亲送他进京赶考、两人在此相别的苏州枫桥时——第一句便是“颜色不见已三岁，肝血泣尽留形躯”，第二句自叹“隐沦无业养慈老”，随后悲泣连连：“人烟山色一如昨，齿发独亲亲则无”“万杵人声低落涕”“平生一天已无戴（尊奉，这里指父亲）”……

细细读来，“亲则无”“已无戴”，这堪称陈舜俞平生最悲的一首诗了，却也是他人生底色中始终显露的一抹亮色——真情感人。

怀着为父亲的誓言，他似这年首次拜访了欧阳修，“奉教诲于坐下”。八月庞籍任枢密使，他也似致了贺启——电视剧里的奸臣“庞太师”庞籍，其实在史书里是功臣，提拔过北宋名将狄青。

也似在这年中秋，陈舜俞作诗感叹国都的人过节“尤侈盛”，“而我旅其间，甚贫亦可嗟。遂召朋友云，可饮文字耶？”“可饮文字耶？”有趣的灵魂，万里挑一。

他还似在京城住过“井边旧墙屋”，感叹“相君宅新府”“侯门多结驷”。他还有一诗似作于此时，感叹“嗟哉生事（生计）垂簞瓢，母齿豁豁群儿超（挨牙）。啼寒悲饥如鸱鸒”……

这便是青年陈舜俞的人生。

5. 富弼

仿佛消失了6年，直到三十而立

时，陈舜俞才在一篇为崇德县（在今桐乡一带）福严禅寺写的记里，再次在历史文献里显露出人生轨迹——这篇记的落款为“宣德郎、试大理评事、权雄州防御推官”。

这是宋代官职常见组合方式，一种解读是“官、职、差遣”，最后的“差遣”即这里的“权雄州防御推官”才是实际岗位。权，暂代官职。雄州，在今雄安新区雄县一带。防御推官，是否分管军事政务的副秘书长？

陈舜俞此时在这个职位，与《宋史》对进士仕途晋升的表述对得上——许多进士的升官之路正是“初入防御团练军事推官、军事判官者，并授将仕郎、试校书郎；周三年得资，授承奉郎、试大理评事；又周三年得资，授宣德郎、试大理评事”，最后这个即陈舜俞写的落款，“周三年”“又周三年”也正吻合这6年。

这样看，他似一直在任。不过看遍他的文集，似只有这一处出现了雄州，后来再未提起过，又好像并未赴任。

可以确定的是：这年六月名臣文彦博、富弼为相，“士大夫相庆得人”；这年秋天陈舜俞在吴中闻讯，马上十一月到京城、十二月上书富弼，次年又再次上书富弼。

首次上书，他便直言：坊间说您无所作为。

他的想法是：“请谒之始，宁若进说。”富弼的做法是：“接以上客之礼。”上客，贵重的客人。

随后数月，陈舜俞再未与富弼联系，直到第二年要远赴新任了，临别再次上书：“（自从拜访您后）无一名字闻阁下之左右，无一足迹及阁下之门，岂自弃耶？是恐见比于皇皇汲汲请造进取之人，为识者羞辱。”是害怕像那些惊恐匆忙、心情急切来拜访求进的人一样，被有识之士瞧不起。

他将远赴的新职，似“明州观察推官”——是否明州（在今宁波一带）分管民政事务的副秘书长？

就在这个职位上，他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

次年七月，明州观察推官夏噩成功考上制科，一举“改官”——从推官之类的州县幕职官，升为“京朝官”。改官之难，被视若登天。苏洵曾感叹：京朝官以下“皆劳筋骨，摧折精神，为人所役使”，像“仆隶”一样。今网友感叹：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在幕职州县官七级级别通关打怪兽，“永沦选海”，有的一直“处选调三十年”有的熬了26年未通关。苏轼则痛批：“今之君子，争减半磨勘（宋代官员考核制度用语），虽杀人亦为之。”

而且，夏噩不仅同为明州观察推官，还是当年与陈舜俞同一年考中进士的“同年”。

更何况，下一年又发生了让陈舜俞“手舞足蹈”（从书信看他真的这么做了）之事：富弼、韩琦为相。

庆历新政失败十多年前，这被当时许多人视为一次转机。

33岁的陈舜俞就此路上冲击“制科”之旅。他给富弼写了一封长长的信，力陈为国之策——他深知制科考试极难，怕自己因“记诵之不及”碌碌无为而

去，所以特地一吐为快，求“永无愧于古人”。

朱刚先生在《北宋贤良进卷考论》一文谈到，制科考试大致三关：一，必须有近臣推荐，交50篇策论；二，做6篇命题作文，题目甚至会从典籍的“注疏”里选一句乃至半句，记得出处才是关键；三，通过“御试对策”。

而且前一关过了，才能进入下一关。所以“制科”被视为“科举中的科举”。

陈舜俞有篇长文《太平有为策》，似即御试对策。文末他把自己忧国忧民的热忱，比作贾谊上“可涕哭者三、长太息者六”的《治安策》——毛泽东眼中“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”，由此也可一窥陈舜俞之志之才。

长达十年、连续两届空缺之后，这年八月，34岁的陈舜俞成功登顶制科中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（一说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），一举成为京官中的最高等——著作佐郎（一说光禄丞），再往上就是朝官了。

他的“差遣”，也升级为“签书寿州判官事（一说签书忠正军节度判官事）”，似即寿州（在今安徽凤台、寿县一带）秘书长。

王安石赠诗：“君能（一说令）壮岁收科第，我欲他时看事功。”

司马光赠诗：“海隅方万里，豪俊几何人。”

而陈舜俞做了一件他一直念念不忘的事：上书欧阳修，希望这位当时“天下看重之人”，为自己的父亲写一篇祭文——在他心中放了13年的誓言。

这时候的陈舜俞，在人生高光时刻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个让陈舜俞后来跌到谷底的人，越来越近。

三、王安石

之前、之后，陈舜俞与王安石都似未如此关系密切。

先是陈舜俞似在寿州隔空追和王安石6年前的一首诗，并邀请“公暇还来泛酒船”。再是陈舜俞为“今太守与介甫（王安石字介甫）”写下诗句“庐江贤守一家心”，称颂两人 with 汉代勤政爱民的庐江太守王景同姓。

他又为远在千里之外的明州鄞县（在今宁波市鄞州区）镇国禅院写记。明州是他任职过的地方。而鄞县是王安石首次主政一方、当过知县的地方。这是两人的交集点。

他还被破格从两年前的著作佐郎，提前晋升为秘书丞，一般要三年。而起草这份诏书的正是王安石，文中赞赏有加：“三年序迁一等，此特有司之常法尔，岂所以待异能之士哉！”

秘书丞是“朝官”，陈舜俞就此从“京官”著作佐郎“更上一层楼”。而且秘书丞比著作佐郎高两级，按理应3年一级、本来要6年，但他现在只用了2年。

还有，这年十二月，他为华亭县布金院（在今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一带）写记。而王安石也为上海写过“徒嗟大盈浦，浩浩无春秋”，大盈即布金院所在。

同在这月，陈舜俞听闻欧阳修不忘自己，便又欣然上书，并且举荐七人，同时再次念念不忘为父亲求祭文：“（上次致信后）先生哀其诚，而报曰：可。”“（希望能让）小子无愧于乡人，贻十五年不葬之罪。生死肉骨，论报无有已也。”

他的孝，论心也论迹。

一切似乎都欣欣向荣。但陈舜俞的人生着实不易——就在寿州似三年任满，仕途本来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时刻，38岁的他遭遇了自己的“黑色1063年”。

这一年，宋仁宗“暴崩”，宋英宗即位。随后英宗反复发病，太后反复垂帘听政。一种记载是，最后韩琦厉声令人撤掉了帘子。

这一年，王安石也为母丧离职了。

这一年，陈舜俞也做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：文集中绝无仅有地，接连三次

向皇帝上书。尤其后两次：一次写于十一月二十八日，进言帝王治理之道；后一次更力谏英宗亲政。

结果如何？《宋史》载：十二月己巳，英宗初御巡英园。

记者从相关日期记载推算，“己巳”似十二月一日——那就是陈舜俞上书仅仅两天后。

又十天后，皇帝诏令：国子博士陈舜俞“与免远官”——不用被派到边远之地为官了。这是一种奖赏。

很可能，这是对他上书进言的回应。国子博士，比秘书丞又高了一级。当然这也可能只是英宗即位、普行封赏的结果，就像王安石写过墓志铭的国子博士李问。

但应该说，从34岁至38岁，陈舜俞的仕途称得上快车道。

但随后他便似来了上海隐居。

并被这里的前贤打动。

四、船子和尚

6. 吕益柔

从文献看，最晚在上书英宗的次年即1064年农历十月，39岁的陈舜俞已“退居田间”。

《宋史》又称：陈舜俞居“白牛村，自号白牛居士”。南宋《记纂渊海》亦载：“白牛村，在华亭。”陈舜俞自己则在《海惠院经藏记》中写道：“华亭县，唤鹤之名邑。白牛村在其西，有人烟之富。海惠院于其间，为兰若（一般佛寺的泛称）之胜。”并在文中自称“白牛居士”。再看《云间志》：海惠院在1064年“改今额”。

由此看，他应最晚在1064年已居上海，并为本地新改名的海惠院写记。

如果看过他为佛寺写的其他文章，会发现这篇《海惠院经藏记》中隐藏着——一位很不一样、境界焕然一新的陈舜俞。尤其是对比他36岁时写的《华亭县布金院新建转轮经藏记》：同样写上海寺院，同样写经藏主题，他36岁，还未遭遇“黑色1063年”之时写的是——“轮之名有二：法轮，诸佛之所乘也……苦轮，众生之所乘也”，感觉还比较照本宣科一点。

而这一次，“我为法轮，致远由己”。

如果仔细读过他1063年的三篇上英宗书，再看这篇1064年的《海惠院经藏记》，可能更有新的感受：相比仅仅谈论佛法，这篇更像范仲淹写《岳阳楼记》，借一件事说心情认知，只不过一在湖南岳阳楼，一在上海海惠院（后代方志称海慧教寺，应即今金山区枫泾古镇景区施王庙内一口八角形“海慧寺井”所在）。连文章的结构都有点像：况夫……若夫……最后陈舜俞写道：“吾非斯人之徒，其谁与游？”

是不是想起《岳阳楼记》最后那句：“噫！微斯人，吾谁与归？”

更重要的是全文立意，陈舜俞强调破除“无明、慳吝、嗔恚、痴暗、诈妄、淫乱”心障，最后希望达到的是“非作非止，孰溺孰载”。

这八个字，是读懂陈舜俞心境的一把钥匙。

对文中这八个字及前一句，记者求教专家，一种解读是：可译为“驾驶无马之车，遨游无方之世。既没有开始，也没有终止；何来溺苦，又何来载渡（非作非止，孰溺孰载）”。

是不是又想起《岳阳楼记》那句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？

陈舜俞也写过：“有情且寓赏，勿著喜与悲。”

于是我们看到——范仲淹写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陈舜俞写“我为法轮，致远由己”“始于自载，终于载人”，并在最后写道：“殊途同归，何远之有？”

他与范仲淹也殊途同归。

循着陈舜俞的人生轨迹一路看下来，可以说：在上海或来到上海后，他是成长的、觉醒的、平和的、放下的。正如现在的流行语：真正的放下，既不是放弃，也不是原谅，更不是拉黑与删除，而是没有波澜——即，“非作非止，孰溺孰载”。

上海，是否有什么影响了他？

遗存，如今是文化、体育、艺术集聚的城市秀带。”徐汇区体育局副局长戴文蔚说，“我们连续几年选择在这里承接高百这样的青年赛事，就是希望把城市更新的成果和青年群体的气质叠加起来。通过比赛，让更多人看到这条江边的变化；通过这条江，也让高百更有吸引力。”

今年的总决赛赛道从穹顶艺术中心出发，一路穿过西岸文化集群，沿江折返。跑者眼前，是日渐成型的滨水公共空间和一座座新地标；赛道外，是围观市民、游客和专门赶来的高校校友。这里既是“城市封面”，也是青年周末的活动地点。

在赛道终点一侧，“跟着赛事汇就业”的海报格外醒目，旁边是徐汇

奔跑青春翻开上海“城市封面”

区人社局设置的就业指导专区，16家企业在此与大学生面对面交流。“有的学生已经在找工作，会直接和企业HR谈岗位；还有不少大一、大二学生会走过来聊聊专业选择、考公还是升学。”现场负责人说。此外，“黄浦创卡”等创业支持政策，也借着高百的平台向高校学子抛出了“绣球”。

德国人皮特在上海生活已经15年，这次专程来为跑者加油，“在欧洲、美洲都很少见到100英里的接力赛。”他一边看着赛道，一边说，“这里的大学生状态很打动我，他们是真心在全力以赴。”

观赛的人群中，还有残奥会冠军、hululemon大使王家超，“体验高百的气氛，也给大学生们加油”。他提到一名自己指导了四年的学生，“他在深圳大学读书，这次代表学校来跑高百。”在他看来，这类赛事给了大学生一个明确的目标，“让他们在学习之余有一份热爱可以坚持……能代表学校站上这条赛道的，往往是既管得住自己、又能兼顾学习的那群人。”

十年“自我更新”

十年前，高百还只是少数高校圈内口口相传的“新鲜玩法”。从首届由

复旦大学夺冠，到后来的清华大学、重庆大学等相继登顶，再到如今上海体育大学在十周年节点上摘得桂冠，一面历届冠军展板，记录下的是中国高校路跑力量在不同城市间的流动与递进。

十年之后，黄浦江畔的这场总决赛，已经是名副其实的“百校盛会”：100支队伍同场竞技，其背后是上千所高校、数百万青年在各自校园中日复一日的积累。复旦大学1992级校友潘景峰几乎见证了这一全过程。“十年前，在校生参加的不算多，很多队伍靠校友支撑，现在完全不一样。”他感叹，“年轻人练得越来越系统，天赋也被不断挖掘出来。”

对于赛事发起方每步科技来说，十

年同样意味着一次“自我更新”。在南京路步行街世纪广场举行的十周年庆典上，专题片回顾了高百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，十年贡献奖向长期支持赛事的高校、合作伙伴和跑者致敬。CEO马京伟说：“体育的价值和高百的初心，不只是竞技的比拼，也不止于赛道之上，更在于它所激发的社会能量和青年精神。”

十年之后，高百要跑到哪里，答案或许已经写在这些看似普通的动作里。风华正茂，热爱如一。只要还有一代又一代青年愿意在黄浦江边、在全国各地的赛道上把绶带挂在胸前，这条高百的路，就会一直向前延伸下去。

上海市副市长陈群、市政协副主席陈群等，为比赛鸣枪发令。

（上接第1版）

对于武汉大学的博士生艾欣，高百更像是一盏“明灯”：“一年前只是为了解读博压力随便跑跑，没想到跑着跑着成绩出来了，被队友喊去系统训练，再后来站上了总决赛的赛道。”她觉得，高百是很多人必须留在日程表上的那场比赛，“总得有一个目标，让你在忙完论文、考试之后，坚持去操场走。”

城市走近青年

黄浦—徐汇滨江已经多次成为高百总决赛的主场。对上海而言，高百不仅是一项赛事，更是一种看城市怎样走近青年的方式。

“徐汇滨江的前身是成片的工业